

叁

蒋勋说

红楼梦

蒋勋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我是把《红楼梦》当佛经来读的，因为里面处处都是慈悲，处处都是觉悟。

——蒋勋

《红楼梦》是一部可以真正启发我们智慧的小说，应该作为我们立身处世的指导。

——蒋勋

蒋勋善于把低眉垂睫的美唤醒，让我们看见精灿灿人的明眸。善于把沉哑暗灭的美唤醒，让我们听到恍如莺啼翠柳的华丽歌声。蒋勋多年在文学和美学上的耕耘，就时间的纵轴而言，他可算为人类文化的孝友之子，他是一个恭谨谦逊的善述者。就空间上的横轴而言，蒋勋是这个地域的诗酒风流的产物，是从容、雍雅、慧杰、自适的人。

——台湾著名作家 张晓风

蒋勋说

红楼梦

叁

蒋勋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代序

把所有的爱恨都放平了，才是好小说

蒋勋跟很多人说过，《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他自己的读红历史对这话是绝好的印证：三四岁听妈妈讲，十一二岁自己读，成年以后给不同的群体讲《红楼梦》。最近，他在上海泰安路的“春申读书会”里，给大陆企业家的太太们开课，正讲到悲欣交集、正剧谐剧轮番上演的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太太班和腌菜班

这不是蒋勋第一次开“太太班”。1990年代，在台北、高雄两地，他像牧师查经一样，用四年时间，逐页讲解《红楼梦》。

台北班的成员是台湾政经大佬家的太太或儿媳。八卦杂志整天报她们的事情，很多人进门的时候低着头。就算这样，“总统府”对面某高级会所外停满的高级黑色轿车，还是经常引得路人探头探脑。讲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很多美丽的眼睛垂了下去，“豪门家族的故事太惊人了，八卦杂志上透露一点点……她们不会有表情在脸上，她们也不被容许有表情。她们才是真正的红楼梦中人。”蒋勋说。

林青霞也是台北班的一员。那时候，她父亲重病，母亲刚跳楼自杀不久，每周五从香港飞到台北，照顾父亲，听蒋勋讲《红楼梦》成为她一段特殊的

修行。林青霞跟台湾的媒体开玩笑，把蒋勋比作她的半粒安眠药，让她在“不许她胖、不许她丑，到处有人拍她哭、拍她笑”的世界里找到坦然自在，和容易一些的睡眠。

相比台北班的矜持，升斗小民组成的高雄班直截了当。听到喜欢的地方，他们会大笑；听到悲伤的地方，会抹眼泪。一位在高雄做腌菜的老乡看过蒋勋的画展，听他在各种演讲中提到《红楼梦》，随口提议：“蒋老师，你经常讲《红楼梦》，我是一个没受过很多教育的人，没看过《红楼梦》，也看不懂。你不可在高雄讲一次？”蒋勋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机缘，立刻答应下来。

高雄班的成员是贩夫走卒，很多人在菜场卖腌菜，上午去做生意，下午来听蒋勋的课。

高雄班最初只有二十个学生，后来一个拉一个，到三百人。高雄市政府知道这么多民众爱听《红楼梦》，就免费提供了一个大音乐厅。

第八十回讲完，腌菜朋友们给蒋勋办了一个晚会，送他一条签满他们名字的内裤。蒋勋不解其意，腌菜朋友说：“你讲的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晴雯和宝玉交换内衣，所以我们要跟你交换内衣。”这条内裤被蒋勋像宝一样留着，一直舍不得穿。

四年学习结束，贵妇们也给蒋勋办了一个聚会，“从纽约进口的牡丹，房间里华丽得不得了。可是我的几位学生在几年之内都‘走了’，她们有惊人的美貌，却几乎没有快乐的人生。”如何面对这班学员，变成蒋勋对自己的一个修行：“我自己的家庭，也是从贵族落难，我对穷困家庭有很大的爱，对富贵有很大的偏执。可那次之后我开始觉得：我错了，富贵好苦。”

两批不同的学生，让蒋勋再次面对他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懵懂接触的命题：繁华和幻灭的相生相依。

《红楼梦》是我的故事

“我读《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母亲。”蒋勋说。

蒋勋的母亲是西安正白旗的旗人，她的祖父做过知府。辛亥革命期间，西安的旗人被杀了一半，“站在城门口，讲是‘馒头’还是‘馍’，发音不对就会被杀头”，蒋勋的外祖父全家只留了他一个男丁，家族就此败落。

经历过跟《红楼梦》类似家族历史的母亲，从蒋勋三四岁起，就不断地跟他讲西安知府衙门的宅子，和宅子所在的“二府街”。有些故事，是母亲自己从老仆人那儿听来的，有些故事，则是据家族历史添油加酱和她读过的《红楼梦》的交叠。那时正值中日战争，老宅犹在，不过已经被蒋勋的母亲和外婆租给一百多户人家，以补贴家用——蒋勋的外祖父正在燕京读大学，西安家中的一对母女差不多被他遗忘了。

长大之后蒋勋才发现，母亲当年讲的故事，有些是真实发生过的家族历史，有些干脆就是戏曲小说。时间经常是乱的，不同时空的东西叠印在一起。

“这变成我童年很奇特的一个美学体验。尤其在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经历1949年再一次大逃亡之后，她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回忆。”蒋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母亲的大脑里有一张清晰的三维地图，什么地方走几步有一个佛堂，再走几步有一家绸缎店，祖宗的画像怎样挂在墙上……这让蒋勋很小的时候就明白：《红楼梦》是一个回忆。他曾为无数个小细节着迷：弹墨的椅垫、雕花窗、抄手游廊……“其实那时候我们逃到台湾，什么都没有。可我还是觉得，这一切怎么会那么熟？为什么黛玉九岁，母亲过世投靠外祖母贾母？进到贾家，看到的荣禧堂的样子，对联、九龙金字大匾……让我有那么深的记忆，我自己都好奇怪”，蒋勋觉得，人的基因、人的记忆，有时真的很难解释。

1988年，蒋勋回到他一岁离开时的西安，特意去找“二府街”，然而知府衙门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高楼，好在“二府街”的名字还在。

走在西安的大街上，蒋勋像一个失去魂魄的躯壳，他希望，行走能让从小被母亲栽植在他大脑深处的记忆附体。他一直走到城墙边上，因为母亲说

过，抗战的时候，西安人经常在城墙边躲空袭警报，昔日的避难所已变成公园，一对盲人夫妇正拉着二胡唱秦腔。声音刚烈，直上九霄。“他们唱的是汉唐盛世，可是他们已经完全落魄”，站在一旁的蒋勋泪流满面。

蒋勋认为，《红楼梦》最动人的东西是，作者完全放任自己的回忆，所以书中有很多考证永远讲不通的东西。比如元春到底几岁？冷子兴说元春出生第二年有了宝玉，可是省亲那一回又说，元春教宝玉识字，她大他好几岁。

“这些考证学家解释不了的东西，如果回归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就一点也不奇怪：在回忆里，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元春有时候是大宝玉一岁的姐姐，有时候是赫然回来的王妃。”元春省亲，是《红楼梦》最让蒋勋心痛的段落：按照皇家的规矩，宝玉不能见王妃，因为“外男不得入内”。可是元春下令让宝玉进来。“元春也很颠覆，在那个年代，她根本不管皇家规矩，一把抱住宝玉，从头摸到脚，她就是要用肉体上的接触感觉这就是她的亲人，可是她已经没有亲人了。”

“有些人说《红楼梦》写繁华，可是鲁迅讲得极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繁华的背后，总有让你痛的东西。”蒋勋读过很多红学考证的书，读一读，就觉得索然无味，“因为我觉得，《红楼梦》是我的故事，我不觉得它影射什么人。”

青春的狂放与孤独

十一岁，小学五年级，蒋勋第一次读《红楼梦》，一下子就着了迷。书上的文字跟母亲对西安知府衙门的回忆交叠在一起。“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它一直呼唤我，好像跟我生命中某些基因有关系。其实就是上瘾。可上瘾也是一种病。”蒋勋回忆道。

看到儿子读《红楼梦》，母亲起初很高兴，在蒋勋的功课一塌糊涂之后，她立刻下了禁令。十几岁的少年，只能打着手电，躲在棉被里偷偷看。书

是路边摊买来的，封面上印着乐蒂的照片——那时候，香港邵氏拍的《红楼梦》电影正红，乐蒂演林黛玉。这本书被蒋勋翻到书页发黄，至今还在他的书架上。

1977年，蒋勋从巴黎留学回台湾。刚好李翰祥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在上演。不相信《红楼梦》的文字细节可以被影视化的蒋勋至今赞赏李翰祥的两个处理：黛玉进贾府，摄像机隔着雕花窗一直走，长达三分钟，镜头里没有出现黛玉，却恰到好处地拍出她的处处小心，尽得原著真味；林青霞反串贾宝玉，眉宇之间英气逼人。

“小说里的宝玉十三四岁，很多人都觉得他有点像女孩子。可是我觉得他充满英气，他要照顾、保护这些女孩子，保护不住的时候，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在所有宝玉怜香惜玉的情节里，晴雯临死一段，蒋勋用“惊人”形容：宝玉赶到的时候，晴雯已说不出话来，她只有两个动作：一是跟宝玉换内衣，一是咬指甲。“现在读到这里，我都觉得好动情。如果曹雪芹是贾宝玉，一个少爷怎么会注意到丫头的个性？”

“宝玉是一个拒绝长大的男孩子，他的回忆基本上停留在十五岁之前，他觉得后面不要活了，入世以后就要接纳大人的规则；《红楼梦》里最动人的一段是黛玉葬花，那是宁为玉碎的美学：我跟世俗一点都不妥协，青春如果不能坚持纯净，我宁可埋葬自我。”蒋勋相信，古典小说里只有《红楼梦》在讲青春的狂放和孤独。有一次，他跟台湾教育部门的官员开玩笑：你敢把《红楼梦》“大闹学堂”那回编进初中生的教材吗？官员们大摇其头。

不要说中学难选这一回当教材，蒋勋在大学教的学生看到这回都咋舌：哇！他们用的词汇比我们现在还 high，性游戏可以玩到那种地步！

倒是恪守规则的新加坡教育部门，大面积把《红楼梦》搬进课堂，并且规定，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必须读完前四十回《红楼梦》。“四十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选择，各种人物都已出场，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人生的各个面向都应该见识到。”曾应邀到新加坡中学讲《红楼梦》的蒋勋说。

千里伏线

蒋勋童年的被面是妈妈绣的。妈妈绣叶子，蒋勋在旁帮她挑丝线，一片叶子里大概有十几种绿色，小男孩第一次真切知道“层次”。

脂砚斋评语里经常提到的“千里伏线”，蒋勋也在妈妈的织布机上看过：某一种颜色的线在经线纬线上隔多少根线再出来，全部要算，要用笔记录：经线十六根，纬线三十一根，出一根浅粉，再隔多少根出一根萼红，然后是红花跟绿叶、跟茎要怎么搭配，牡丹花才会出来。

“曹雪芹永远让你看到人生的两面。”在给五行八作的学生讲《红楼梦》时，蒋勋越来越多地提到《红楼梦》的结构：“曹雪芹常常在交错。一个青春期男孩的孤独、受到情欲的纠缠跟一个乡下老太太过不了日子，是两条线，却放在同一回里。他永远让你看到人生的两面。这是中国对联的美学。这种美学在西方思维里很少有。中国人在思维里已经形成对仗法，它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很清楚地让你感觉到有天必有地，有春必有秋，让你感觉到生命两极的平衡。”

“曹家四五代在江宁织造，曹雪芹对编织太了解了，而编织是中国最了不起的结构。”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讲丝的精致、染色、选丝……一个好小说家不能写小说之后，我相信他一定是发现：这个文化最美的东西在纺织里。”

“西方小说抓主线。《红楼梦》挑主线，一定是宝、钗、黛，可是如果你只抓这三根主线，一定会迷失，因为他们常常不出现。”

“为什么王熙凤生日那天，宝玉会失踪？作者用了推理小说的方法：宝玉带茗烟往北跑，茗烟问到哪里去，宝玉说到没有人的地方去。荒天野地停下来，宝玉又问茗烟有没有香炉，茗烟说，你不早讲，我从家带一个出来。宝玉说，不能让人家知道。茗烟说你荷包里有点沉香，往前几里有个水仙庵，庙里一定有香炉……到此为止，大家都不知道宝玉要干吗。”

“到了水仙庵，宝玉说把香炉放井台上，然后焚香，边哭边拜。其实宝玉在祭奠金钏，因为那天也是金钏的生日。曹雪芹把王熙凤的风光，跟宝玉心里忘不掉的记忆编织在一起。这种安排绝不是偶然。”

“端正”要“不正”救赎

蒋勋最喜欢的《红楼梦》版本是石印本《石头记》，上下两函，一函十册，每册很轻，握在手上很省力。

“《红楼梦》里有个‘歪’字，林黛玉喜欢‘歪’在床上看书，我忽然觉得就连我身体的动作都跟《红楼梦》越来越像。”从小就被父亲教育读书写字要坐得端端正正的蒋勋，把《红楼梦》带给他的“不正”的状态当作一种救赎。“我并没有要说打倒那个‘正’，因为‘正’的力量太强，我讲的救赎是说，有时候戳它一下子，是让它不要那么端正，因为端正太久了会假。”

《红楼梦》第二回，有一大段一般读者极容易跳过的人性论：众生当中，圣贤和奸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前者应运而生，后者应劫而生，凡人性格命运千差万别，却无不是秉正邪二气而生。太平盛世，正气浩荡，邪气钻天觅缝，无由发泄，所谓“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正邪两气激烈斗争，赋形为人，生在富贵人家，是痴男怨女；生在读书人家，是逸士高人；生在寒门，是奇优名娼。竹林七贤、陶渊明、顾虎头、唐明皇、宋徽宗、秦少游、唐伯虎、红拂、薛涛……全在此列。贾宝玉也是此中人物。

这段话成为蒋勋理解贾宝玉的基础。他甚至认为，竹林七贤开始的一大串名字和他们的传说，可以作为贾宝玉的“史前史”。

“曹雪芹是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有一些他仰慕的人，并没有走向官场。”蒋勋每次去南京博物馆，都会特意看从墓葬里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按照常理，应该把忠臣孝子作为死亡的典范雕刻在墓葬里，但东晋墓葬里刻的是竹林七贤。这就是说，民间有另外一套信仰系统，这种信仰，在非大

一统的时代，有机会存留。像东晋，就在偏安的格局里保留了一种很特殊的人性空间。”

“儒家的讲法是‘圣’。‘贤’跟‘圣’不一样，‘贤’是带着生命的缺憾活着。曹雪芹对这些人充满兴趣。他在触碰一个命题：如果我不完美，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西方现代小说，像《异乡人》、《鲜花圣母》都在写这个主题。注意到这些，你会赫然领悟到某一种文化的分裂期其实是好的，它在小小的地区性里发展出特异的文化空间，等到统一以后，对大一统的东西会有一些提醒和启发。”蒋勋说。

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

少年时读《红楼梦》，蒋勋喜欢黛玉的高傲、绝对，也喜欢湘云、探春的聪慧大方，读到贾瑞那两回，心里骂“下流”，手上一翻而过；年长之后，贾瑞反而让他一读再读，他觉得那是天真的年轻人受到情欲煎熬的真实写照。

一百个人看《红楼梦》，其中有多少人会留意委琐可笑的赵姨娘？“她恨凤姐、恨宝玉恨到找马道婆剪了纸人诅咒他们的地步。可是有一天，马道婆看到赵姨娘在做针线，就问有没有零头布给她？赵姨娘说：好东西还会到我这来——你就知道赵姨娘是贾家多悲惨的一个人，谁都可以踹她一脚。”蒋勋认为，赵姨娘的卑微是外国作家写不出来的。

陀斯妥耶夫斯基写《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开场故事发生在俄罗斯冬天的一个小酒馆。军官、大学生、贵族在里面喝酒，角落里有一个又脏又臭怪怪的人，他旁边还蹲着一只狗。这个人脏臭邋遢不像人，就像他旁边蹲着的那只脏兮兮的狗。他的存在让大家都感到不舒服，当他茫然的眼睛突然不自知地看一个军官时，军官顿时觉得受辱：你也配看我？！就开始骂，那个人不停地发抖，突然倒下去死了。

“曹雪芹没有写到这么强烈。可是他写出了若干个像马道婆、贾璜太太

一样，依附在贾家这棵大树上的寄生植物。”在蒋勋看来，曹雪芹平静的背后自有一种慈悲，没有哪个作家能像他一样，以平视的视角，写尽微如草芥的人生。“十年增删”对曹雪芹而言是纸上功夫，更是心头的功夫。蒋勋相信，曹雪芹最初写《红楼梦》的时候是充满怨恨的，“落难之后，人不会没有牢骚，没有怨恨”，十年必须修行到把所有的牢骚去掉。

现成的例子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脂评显示，曹雪芹的原始草稿中，有贾珍逼奸儿媳，导致秦可卿上吊的情节。

“这跟现在我们看到写秦可卿病死，然后很委婉地带出贾珍的某种反常举动，真的是两种写作态度。脂砚斋说‘雪芹厚道之人’，这个厚道是慈悲。年轻的时候会恨，我就是要把它揭发出来。可是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发现，‘揭发’之后还有一层‘担待’。”蒋勋常常问自己，如果他把母亲讲的家族故事写出来，里面会不会充满憎恨？他发现，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是用十年的时间磨自己，“把所有的爱恨都放平了，才会是好小说。”

（本文系《南方周末》记者石岩访蒋勋专稿）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 002 回到文本
- 003 拒绝长大的宝玉
- 004 眷恋两小无猜的童年
- 005 真实才是真正的救赎
- 006 好的小说家是佛菩萨
- 007 宝玉的心理描写
- 009 眷恋童年的记忆
- 010 文学留下的生活细节
- 011 写小说是一种人生历练
- 012 袭人和宝玉斗气
- 014 宝玉生气的细节
- 016 《庄子》是一种美学心境
- 018 宝玉读《庄子》
- 019 宝玉续写《南华经》
- 020 贤袭人娇嗔宝玉
- 022 贾琏的情欲熬煎

024 人的动物性的一面

025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030 聪明绝顶的王熙凤

031 深藏不露的强势

032 凤姐打趣让贾母开心

033 贾母替宝钗过十五岁生日

035 点戏的心思

036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038 生旦净末丑

039 湘云的快人快语

040 山木自寇 源泉自盗

042 宝玉瞪瞪地发呆

043 当下的领悟与执著

045 人生的执迷与眷恋

046 拈花微笑

048 参禅的执著

049 猜谜

050 枕头与兽头

051 贾政的悲哀

052 灯谜谶语

054 宝钗写出自己的命运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058 元春的寂寞

059 烫蜡钉砵

- 059 关说事件和似笑非笑的威严
- 061 私密的青春记忆
- 063 大观园的完成
- 064 宝玉的忐忑不安
- 065 贾政眼中的宝玉与贾环
- 068 住进大观园的岁月
- 069 十七世纪贵族生活的品质
- 071 未满足的阅读渴望
- 072 青春的孤独与好奇
- 074 宝玉偷看禁书
- 075 黛玉葬花
- 077 分享偷看禁书的喜悦
- 079 宝玉私密情感的表白
- 081 青春孤独的哀悼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 084 贾府的卑微者
- 084 卑微者的痛苦与委屈
- 085 宝玉的孩子气
- 087 贾芸的关说
- 088 贾环的委屈
- 089 卜世仁（不是人）
- 091 贾芸的椎心之痛
- 092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 094 倪二相遇结交的豪爽
- 095 贾芸关说王熙凤的技巧
- 096 关说的关键

- 097 关说送礼的大学问
- 098 小红等待机会的心思
- 100 贾芸终于获得工作
- 101 小红等到大好机会
- 103 不受宠的辛酸与痛苦
- 104 用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
- 105 卑微者的处境
- 106 梦里的红玉可以做自己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 110 卑微者的反抗
- 111 马道婆的心机
- 112 红玉的情思缠绵
- 114 拿腔作势的贾环
- 115 贾环心中的恨
- 117 宝玉个性的温暖
- 118 马道婆营生的技巧
- 120 卖梦想的人
- 121 卑微者的暗里算计
- 122 五百两的欠契
- 124 打趣黛玉
- 125 宝玉、凤姐被作法发病
- 127 众人干着急百般忙乱
- 128 通灵真人出现
- 130 所有的智慧都在自己身上
- 131 别人无法了解的情深
- 133 从文学看到人性的真实面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 136 剥洋葱的写作方法
- 137 亲密的信任
- 138 谁守谁一辈子?
- 140 天长地久的生活
- 141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 142 怡红快绿
- 144 贾芸的察言观色
- 145 搭不上腔的对话
- 145 手帕姻缘
- 146 年龄的尴尬
- 148 情思睡昏昏
- 150 薛蟠请客
- 152 没有文化品位的薛蟠
- 153 世家子弟的生活
- 155 富贵公子的吃喝玩乐
- 155 黛玉的沮丧
- 157 黛玉葬花的序曲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 160 芒种节
- 161 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
- 161 黛玉的孤独感
- 163 送春的心情与仪式
- 164 宝钗扑蝶
- 166 宝钗的金蝉脱壳之计